

吉林党史资料



4

1985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吉林党史资料

第四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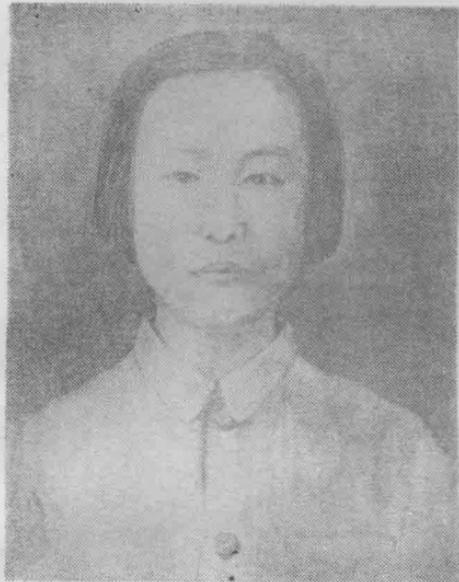
一九八五年·长春



李梦龄读过的书籍和用牙膏盒做的书签。 杜森林 摄



李梦龄的遗物。这只脸盆是1945年进城时用津贴费买的，至今已用了40年。 杜森林 摄



李桂荀烈士（画像）
(1914—1938)



陈翰章烈士（1913—1940）



王仁斋烈士（1906—1937）



王光宇烈士（画像）
(1911—1937)

目 录

珍贵的回忆

- 李梦龄在毓文中学 万九河 (1)
路过吉林
——献给邓晓村烈士 冯仲云 (5)

- 忆 晓 村 阎庆莲 (13)

烈士述林

举家抗日 血战沙场

- 柴世荣烈士传略 姚作起 (15)

威慑敌胆的抗联将领

- 曹亚范烈士传略 郭红婴 (20)

丰功垂青史 碧血壮山河

- 陈翰章烈士传略 敦化市党史办公室 (26)

铁血男儿 报效国门

- 侯国忠烈士传略 郎晓光 (34)

甘洒热血写春秋

- 杨俊衡烈士传略 王 霖 (39)

投笔从戎 抗日救国	
——王光宇烈士传略	郭丕林 (45)
长白松不老 烈士血为泉	
——王仁斋烈士传略	孙素勤 (50)
倾注青春血 染红抗战旗	
——苏剑飞烈士传略	泉风 (55)
长白山上巾帼英杰	
——李桂荀烈士传略	崔厚泽 (59)
{ 老战士访问录 }	
杨靖宇在哈尔滨和南满	
——姜椿芳访问录	靖宇县党史办公室 (67)
杨靖宇战斗事迹片断	
——访抗联老战士王传圣	秦振同 (74)
抗联第一方面军二、三事	
——访抗联老战士杨校康	封志全 (79)
资料与考证	
四平人民抗日救国斗争史料	
.....	四平市史志办公室 (83)
那尔轰会师纪实	
.....	刘贤 (99)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在濛江	
(靖宇) 县的密营	孙传海 (105)
曹亚范被难原因及地点略考	封志全 (106)
有关侯国忠烈士传略几点史实的订正	蒋泽民 (110)

革命春秋

战斗在敌人“心脏”

-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长春特支 曹介民 (113)
抗日战争中朝鲜族妇孺英烈综述 郭红婴 (118)
一位普通的抗联女战士 金铁洙 (125)
王传圣制服警察所 徐庆祉 (128)
来函照登 黄生发 (130)

吉林党史研究

试述杨靖宇牺牲前行战路线 刘 贤 (131)

(资料)

- “大刀会”在海龙 王东令 (143)
冯占海三次拒降 举义旗坚决抗日 殷福 连贵 (146)
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 洪 生 (148)
抗日战争中在我省牺牲的部分革命烈士名单 资料室 (151)

珍·贵·的·回·忆

李梦龄在毓文中学

· 万
· 九
· 河

我和梦龄同志，前后有五十多年的友谊。他的逝世不仅使我党失去了一位优秀党员和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而且使我失去了一位最好的良师益友。

五十多年中，我先后受到他很多教益。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我们共同在毓文中学任教患难与共的生活，至今犹历历在目。

一九三〇年八月一日，他在北平参加“八·一”纪念的游行示威被捕。虽不久被释，但敌人对被释人员，并未放弃继续迫害的阴谋。为了暂时摆脱这个危险的处境，经田俊明同志（北平师大同学，抗战后，他在东北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病逝于哈尔滨）的介绍，我和梦龄同志于一九三一年夏，来到吉林毓文中学任历史课教师。

我们都是北平师大的学生，但他年龄比我大，年级比我还高，学识比我渊博，经验比我丰富，在毓文中学，我们同室居住，朝夕相聚，所以在各方面，都得到他的教益。

梦龄同志教课，受到学生特大欢迎，他教课的主要优点是：一、他以课本做为学生学习的依据，但又不受课本内容的限制。他以其渊博的学识，结合学生的接受程度，深入浅出的、用分析批判的方法进行讲授，使学生得到的并不是课本上僵死的章句，而是有骨有肉的活知识；二、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以生动的史实与形像的描绘进行讲授，使学生对过去的历史，感到如身临其境、亲见其人，印象非常深刻；三、他针对日本对东北多年的觊觎及其危机的特点，通过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常说：“讲课也是一种艺术。”

它不仅要使学生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懂得一些道理。”

但，风云突变，“九·一八”事件发生了。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吉林市是省会所在地，本有重兵驻防。为避免与日本侵略军冲突，驻军含泪撤防，使省会变成一座空城，人心惶惶。教育厅长召集各校校长开紧急会议，告诉各校长，不准学生游行示威及一切爱国活动。

毓文中学校长李光汉，一向很尊重梦龄同志，开会回校后，首先到我们住处，很气愤地对梦龄同志说：“他们（指掌握军政大权的人）走的走，逃的逃，未逃走的人又下令不准我们有任何爱国活动。有枪的不抵抗，难道我们这些赤手空拳的人，连一点爱国情感都不准有？”

李校长很愿和我们谈论历史，他对日本历届首相对东北的侵略言行比较熟悉。他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很厌恶，说这是断送东北。他对东北张氏父子具有一定好感，说：“蒋介石远不如张大帅、张少帅关切我们东北的疾苦。”梦龄同志对李校长的态度，表示同情，曾对我说：“李光汉有一点可贵处：他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解放后，听说李光汉在敌伪时期，因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全家被杀。可见梦龄同志在当年对李校长的推断是正确的。

梦龄同志对人对事，都有敏锐的眼力，他善于观察，善于分析，观察事物的现象，分析事物的本质。

毓文中学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有不少老的革命家，曾先后在这里传播革命思想，除梦龄同志外，如尚钺同志、于克同志……等都在这里教过学。它又是金日成将军的母校，金日成将军在这里读书时，就因参加革命而被捕的。

正因如此，所以日本侵略军夜间进城，黎明即搜查了毓文中学。校门口架上机关枪，断绝行人，日军进校后，有两

个举动：一是追问并搜寻有无军队潜伏；二是检查图书馆有无抗日书刊。梦龄同志对此，进行分析：“日本侵略军害怕两件事：一怕我们武力反抗；二怕我们思想觉醒”。

日军进城后，在大街上有少数日本骑兵排成一行，他们一面慢行巡视，一面骑在马上打盹。

梦龄同志推断：“日寇色厉内荏，他们害怕中国人民，所以表面上装做刚强的姿态，巡逻街道吓唬人民，但他们内里又很虚弱，兵力很少，疲惫不堪，得不到一点休息，因而在马上打盹。”

又说：“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掉以轻心。《田中奏摺》仍是日寇的向往。“九·一八”事件究竟是地方事件，还是对全中国鲸吞的开始？要看今后发展。”

蒋介石对日寇暴行，除不抵抗外，并向国联提出控诉。

梦龄同志对此既有分析，又有批判。他当时指出：“控诉是烟幕，屈膝是本质，控诉是装腔做势缓和人们对他的愤怒，也是为了不抵抗遮羞。国联是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的工具，决不会替我们说话。”

他又从历史上论证：“马关条约，俄法德三国干涉了辽东半岛的割取，但三国又借此索酬，迫使中国在多方面付出更大代价。巴黎和会，列强限制了日本在中国的扩张，但列强又迫使中国给他们以机会均等的利益。”

总之，对蒋介石，不能轻信；对国联不要存有任何幻想。

这些都是梦龄同志几十年以前的旧话，但在当时却是发人深省的议论。梦龄同志之所以有这些真知灼见，是由于他一向钻研马克思主义和党对他的教育，同时也由于他有敏锐的慧眼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学校停课，学生回家。我们无事可做，于是共同商议，

仍回北平另谋报国之策。

当时北宁路火车屡遭劫掠，我们不得已，绕道到营口，乘船到天津再转北平。

时过将近廿年，我们又在长春相会，老友重相逢，他乡遇故知，其愉快心情，难以形容。

但这次相处与上次大不相同，虽然两次都在东北。上次我们在东北，正在国难日亟，每人都忧心忡忡。但这次却是全国狂欢，人人都在党的领导下，热火朝天的建设社会主义。

不久，梦龄同志因革命劳累而病了。他虽在病中，但每当我去探病时，他仍和我娓娓而谈中外古今的历史大事、人间“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在谈论中，我仍受到他很多教益。在毓文中学的这段经历，他由于脑病已记忆不清了，但当我提及那些往事，他仍能作些清楚的回忆，并对我的追述，做某些补充。

梦龄同志是革命的一生，古人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梦龄同志早年在忧患中，从事革命，艰苦备尝，但在晚年，看到全国的胜利和建设，自己也在这个胜利和建设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可以说是无愧无憾而“死于安乐”吧。

注：万九河同志，原为天津南开大学教授、副校长，现为离休老干部。曾同梦龄同志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从北京来到吉林毓文中学工作。

路 过 吉 林

——献给邓晓村烈士

冯仲云

我写的革命回忆录《艰险的途径》（1960年刊载于《北方文艺》，后来又出单行本）中写到路过吉林时，我曾住在一个姓冯的学生家里，这是因为时隔28年，我记错了。最近经过双阳来人的查证，我又重新正确地回忆起旧事。原来我当时路过吉林的时候，我住在邓晓村同志家里，而不是住在姓冯的学生家里。

邓晓村同志是双阳人，是吉林一中的学生，当时他家是吉林特支的交通站，和他住在一起的还有他的爱人阎庆莲和他的妻妹阎玉莲（梅）。邓晓村和阎玉莲（梅）都是共产党员。

邓晓村是一个充满了爱国热情和怀抱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强的共产党员。阎玉梅是那样天真和热情，对革命事业无限关怀的少女。阎庆莲虽然是个农村妇女，但是有坚强斗争的意志。我虽然住在他们家里仅仅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但是对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在他家的情形。他们都很关心党的工作，和关心我。他们对于革命的学习精神是很好的。

那次我离开了吉林后，邓晓村同志不久就去参加了磐石

游击队。他化名为周建华。1936年他担任抗联一军三师的政治委员，1938年在清原县壮烈殉国。邓晓村同志是我们吉林省的永垂不朽的烈士，光荣的共产党员。

为了纠正我写的革命回忆录《艰险的途经》中的记忆的错误，特将其中“路过吉林”一段改写。

中共中央1933年1月26日指示信正确的指出了在东北要结成武装反日统一战线，要在群众中发动武装反日的运动，建立民众抗日政府，并在这一运动中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一指示于当年3月传达到中共满洲省委。

经过省委研究后，决定让我去磐石县委和红军及海龙县委与游击队传达中央“一·二六”指示。南满的反日游击运动很有力量，发展得很快，必须把中央的指示贯彻下去，使他们很快的可以发展起来。去磐石找县委和杨靖宇同志。

省委在当时和磐石及海龙县很长时间失去联系，断绝来往。也只有通过吉林特支和他们取得联系。很可能吉林特支与磐石不常有人来往。

5月，在南方我的家乡已进入盛夏时节，然而哈尔滨的早晚，还离不开棉衣，文①给我准备了简便的行装，为了不引敌人注意，我身穿一件长袍，头戴礼帽，打扮成商人模样。

吉林是水陆运输发达之地，日本人派重兵占领，到处充满恐怖气氛。市街两旁小铺子里陈列着玲珑小巧，样子好看但是不结实的日本货，穿着日本服装的日本男人和女人在街上来回走着，到处是木履碰水泥行人道发出的响声。沿车站有很多妓院和大烟馆，好多日本和朝鲜的浪人，以及汉奸在那里出出入入。乞丐们在街头角落叫喊……。

接上关系找到了吉林特支负责人李维民②同志。

李把我送到一个叫邓晓村的学生家里，等待磐石来人。

邓晓村是吉林一中的学生，共产党员。家里有他的女人、妻妹，还有一个孩子。邓晓村同志在吉林特支负责交通站工作。他家住在吉林河南街富裕胡同七号。负责接待和转送党内同志。邓同志的妻妹阎玉梅是吉林一个女中的学生，也是共产党员。他们都非常热情、天真，抱有浓厚的爱国感情，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憎恶仇恨，对共产主义的远景抱有美好的理想。

邓同志的爱人虽然是个农村妇女，思想也很进步。我住在那儿他们把我当做自己人看待，我向他们讲了一些关于中国革命和苏联十月革命的问题，讲了1927年大革命和南方苏维埃及红军的情况，也讲了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形势，又讲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因此深受他们的欢迎。邓同志与他的妻妹每天回家后，总向我打听一些有关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他们的思想是很进步的，求知欲和干革命的劲头是非常大的。

礼拜天第一中学的党员在邓同志家开支部会议。邓同志显然是天真和没有革命工作锻炼和经验，没有跟我研究和经过我同意，就把我介绍给这许多学生了。晓村同志介绍说：“这位同志是省委来的，准备到磐石去，在吉林路过，住在我这儿，他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在北满任教的数学教员。他的数学、物理教得很好，他早年就参加了共产党。”经过邓同志这样一番介绍，就更引起了这许多青年同志的兴趣。他们要求我介绍一下目前的时事，讲一下南方的苏维埃和红军情况。当然在这些天真热情的同志们面前，我感觉无法推却，也就向他们讲了一些。

黑张③听说我来到吉林，听说有中央的指示信，就到邓同志家来找我。老同志好久没见了，两人见面后觉得分外高兴。黑张的脸比以前更加发黑了，满脸胡须，显得苍老。

我说：“你老一些了吧！？”

黑张说：“老一些了，你还不是也老一些了吗？！”

我俩都笑了。其实我们都是三十几岁的人。

邓晓村同志向我介绍说：“黑张同志是巡视吉林工作来的，已经来几个月了，只听说有中央指示信，还不知中央指示信的内容。”我凭着自己的记忆，详细介绍了指示信的内容。

黑张说：“这才对了，这样今后工作就更有办法了。在满洲搞苏维埃和红军，脱离群众是行不通的。”

我们几个人一起逛了吉林沿江的一条大街，到小馆子吃了松花江的鱼，又逛了吉林北山公园。的确吉林的山河非常秀丽。松花江靠着吉林的北面蜿蜒地往西流去，清澈的江水，缓缓的流着，江底卵石晶莹闪烁，只见远山青黛。在北山公园里有些树枝已经吐出了绿芽，杏花已经含苞欲放。吉林的3月，真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枝，群莺乱飞的情景。

吉林的风光是无限好。但是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一片黑暗，一片悲声，群丑乱舞，敌寇纵横。祖国啊！何时获得光明，何时获得解放！

邓晓村同志几天来向我详细介绍了吉林特支领导学生游行活动的情况，他讲得天真、活泼又生动，有时挥舞着拳头，非常带劲。

他说：“冯同志，我们一中往外抬训育主任荣绪，才有意思呢，打着锣，敲着鼓送到车站，就给弄走啦”。

显然这青年爱国热情像一盆火一样烘烤着全身。我相信，这些青年人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成为红色的种子，到处传播，开花结实。

过了几天，邓晓村同志告诉我，他们党支部的干部要在

龙潭山开会。应黑张之约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是吉林特支一些领导干部的会议。因为吉林特支的工作主要是在学校里面，所以参加会议的主要是一些学生和教师同志。我在这个会议上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信，同志们都一致认为中央指示是非常正确的。在这个会议上我结识了吉林一些优秀的同志。其中如李士超是毓文中学的中文教员，在学生中很有威信，因为近视眼，大家都称他为瞎吴。

我向士超和黑张提出警告，“吉林的党员同志都是年轻的学生，他们都热情天真，缺乏斗争锻炼和没有地下工作经验，应该把秘密工作注意起来，要提高革命的警惕性。如果这样下去一有损失，就会被敌人一网打尽。”

以后几天一直是在邓晓村同志家渡过的。一天李维民来找我，和我说：“有个曹国安是北京某大学的学生，去年由北京回来，参加了红枪会，遇到了杨司令，要求参加南满红军。民国32年（1933年）杨靖宇同志告诉他说，象他这样一个大学生，可以参加伪满的军队，多领一些人到游击队来。这样曹国安同志就到伪军14团当上了排长，现在在吉海路上的烟筒山车站。”李又继续说道：“曹同志是吉林人，现在派人来吉林和党联系，要求派人去领导伪军的反正，以便反正后即投入红军。特支决定派金景和他们来的人一起到烟筒山去联络，磐石看样子最近不会来人，你看怎样？”

我经过一番沉思后说：“我们一同去领导部队，反正后一起投入红军。”

“这样很好，你可以和团省委最近派来的巡视员傅天飞同志一起去。”

我很惊讶的说：“傅天飞来了吗？我很高兴。我们很熟，他是我的学生，我们一起去。”

这样我们约定了第二天早上在车站会齐，我们和来联络

的人一起买票去烟筒山。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我们和傅天飞在吉林车站互相见面了，他告诉我他最近已恢复了党籍，这次是团省委派他去磐石和海龙巡视。

虽然有一班车去烟筒山，可是车站上的人并不多，显得很冷落。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们不露声色的四处寻找金景。已经检票了，金景还是没有来到。火车开出去了，金景还是没有来。我们两人都焦急了，“大概出了什么事了吧？”

“我们回去看看。”我和傅天飞说。

两人一齐走到离车站不远的李维民同志家里。李维民同志还很安然的在家里。

“金景为什么没有如约到车站？”我们着急的问。

维民同志这才惊慌起来说：“是不是昨天晚上散传单出了事？”

“那一定是出事了，要不然今天这样重要约会他不会不来的。”

“金景知不知道你的家？”我觉得问题严重。

“来过一次。”

我们都必须立即戒备起来，马上离开。

我问维民同志：“你这儿有文件没有？”

“我这儿什么都没有。”

不久，又来了一位老袁同志，他神志很紧张的向李维民同志说：“金景昨晚去散传单，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在日本宪兵严刑拷打下叛变了，说出了学校组织，出卖了同志。现在日本宪兵队在第一中学抓人……。”

当时，大家觉得问题是非常严重，这个地点大概要出事。我说：“维民同志，你立刻打发你的妈、女人和孩子走